

現代學術社群史話
—— 潘光哲 著

天方夜譚 中研院



C242
20/01

天方夜譚中研院

現代學術社群史話



潘光哲・著

『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 / 潘光哲作.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8.05

面；公分. -- (史地傳記；PC0049)
ISBN 978-986-221-021-5 (平裝)

1. 中央研究院 2. 學術研究

062.1

97008581



史地傳記 PC0049

「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

作 者 / 潘光哲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黃姣潔

圖文排版 / 鄭維心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玉、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年5月 BOD 一版

定價：270 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紀念中央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

自序

創立於一九二八年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屹立至今八十年，仍是華人學術社群裡領袖同儕的巍峨殿堂。在廿世紀的華人世界裡，戰亂不絕，紛擾不已，中研院的創設、維繫、成長和茁壯，實在是歷史的異數。走過八十年歲月的中央研究院，一路行來，風風雨雨，正也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這部小書，就是個人在專業學術領域耕耘之外，略施助力，研治書寫中研院的歷史典故和前輩風範的成果。

當然，史學工作者回首舊軌陳跡，與個人當下的現實關懷，密不可分。這部小書的觀照視野，往往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觸所及。例如，筆者述說傅斯年怎麼評鑑吳晗的學術業績，釋論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學術的世界裡自由翱翔，講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中研院曾經意欲「進軍西北」的故事，都是由於當前學術生產體制的現實激發挑動個人從故紙堆裡找尋歷史反思的可能空間，從而嘗試指陳此際學術生產體制的「合理性」，在歷史的長遠脈絡觀之，並不見得那麼「理所當然」。對於中研院的學術領袖和政治世界的千絲萬縷，本書也略有勾描，則希望我們不為一時之間的激情左右，盡可能跳

脫黨派偏見，體會品味個人政治抉擇的多重意義。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計較是非對錯，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選擇，往往只會讓複雜多樣的歷史圖像，變得那麼單調失真。

對廿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維艱，長路迢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正是最好的一頁見證；這頁歷史涉及的重層樣態和豐厚意涵，更是多樣難盡。相較於正式的學術研究成果^{註1}，或是比較全面的歷史紀實之作^{註2}；這部小書，不過只是中研院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絕對不是對這八十年歷史進行全面且成體系的研究。惟則，筆者問學研史致知，總自期能夠盡可能逼近歷史原來本相，還原歷史本來場景。像是胡適怎麼在公開場合反駁蔣介石對中研院的「期望」，筆者的敘述，固然參照當時親歷其境的學界耆老的回憶，卻總希望能夠逼近歷史的本來樣態，遂乃比較各自回憶述說的出入所在，並與既存的文字紀錄相對照，庶幾求實存真。因此，凡是與研究相涉的課題，個人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多方查找史源，述說所本，或是必須立足於先賢研究業績，或是以個人既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註3}。為免繁瑣，本書諸文之史源與立論基礎，概列入書末的「徵引書目」，以便有心的讀者覆覈查找。當然，部分文章最初發表時，若干相關史料尚未出土問世（例如，《顧頡剛日記》全帙十二大冊，實為描摹知識社群的史料薈海），這回集結成書，筆者也盡可能地補充相關材料，希望不致貽笑方家。至於附錄兩篇，述說劉廣京與張忠棟兩位教授的學術與生命歷程，既因為他們是恩惠於筆者的業師，遽歸道山以後，感懷師恩，筆者自有彰顯師道行誼的責任與義務；也因為廣京先生是中研院院士，忠棟老師則是中研院美國文化研

究所（現在的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的學術業績都和中研院密切相關，他們風采多重的生命旅程，也在中研院院史的構成上，佔有值得紀念的一頁。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的許多故實陳跡，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密切相關。因緣所在，實反映個人學術生命的歷練和成長。一九九五年，承杜正勝與王汎森教授的厚愛，筆者有幸進入史語所工作，主要承擔協助該所珍藏《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業務。俟《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黃寬重教授之命，筆者又負責整理王韜手稿《蘅華館雜錄》，迄二〇〇一年夏竣事。同年八月，筆者即幸運地轉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專職工作。對於筆者而言，問學求道之路上得以接觸《傅斯年檔案》與《蘅華館雜錄》這兩份珍貴的史料，並參與它們的整理工作，實為罕有之機緣。在史語所工作六年，承乏這兩項工作業務，更是厚植治學基礎最為紮實的訓練過程，較諸少林寺幼稚沙彌之習蹲馬步以立昂揚武林之基，不遑多讓。經此一役，個人治學之基礎，永立長堅；對史語所先賢前輩的風誼，亦稍有知稔。細數中研院的整體歷史，史語所正與院同壽長青，多少舊事，深富意趣，足可發人深思。筆者既有幸多識與史語所相涉的青史故蹤，偶有思慮，即引徵舊檔故書，敷衍成文，自對史語所前輩行誼與互動往來的歷史，勾勒較多，著墨較深。因緣所締，對於杜正勝、黃寬重與王汎森三位教授的提攜恩誼，謹此特別表示謝意。

本書絕大多數篇章的促生園地，是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出版的《山豬窟論壇》。對於共同參與這項事業的林美容、張茂桂、胡

台麗、高明達教授等前輩同仁，以及主編《山豬窟論壇》的陳儀深、楊晉龍兩位兄長，亦特此深致謝悃。「儒以文亂法」，本書的若干文章刊諸《山豬窟論壇》之後，間或引起不同的看法，必須感謝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個人直屬長官陳永發所長的寬容涵蓄。王晴佳教授閱讀本書初稿，賜正甚多，恩誼難忘。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薦本書若干篇章轉發於中國的報刊雜誌，其誠可感。蔡登山先生積極鼓勵筆者集結這些文字，並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力，厚情深誼，尤需銘謝。這部小書的問世，如果能夠引起讀者對於中研院歷史的興味；讓公眾略為認識和理解：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在世變大局裡，歷經什麼樣的曲折反覆，才得以維存長續，那將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潘光哲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時正旅居北美麻州劍橋

【注釋】

- 註1：例如：陳時偉，〈與中國近代學術體制的職業化，1927-1937年〉，收入：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總第十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秋），頁173-213；另可參考陳時偉的博士論文：Shiwei Chen,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Ph. D. Thesis, Committee o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 註2：例如：劉振宇、維微，《中國李莊：抗戰流亡學者的人文檔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岳南，《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註3：例如，〈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從蔡元培說起〉與〈田野工作，甘苦共之：從董作賓的一則故事說起〉二文，都以筆者過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潘光哲，〈蔡元培與史語所〉、潘光哲，〈丁文江與史語所〉，均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是以撰述之史源依據，不一一註出。

目 錄

自序	v
中央研究院的任務	
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	1
「獨立之精神」	
從選舉中研院院長的一次故事談起	13
中研院院長和政治	
從蔡元培說起	25
再論中研院院長和政治	
胡適、雷震和蔣介石	31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	
從蔡元培說起	39
「進軍西北」	
創立一個研究所的故事	45
「公」與「私」之間	
從丁文江的故事說起	53
知識場域的桂冠	
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	59

所長所長

從傅斯年說起 69

「胖貓」與「小耗子」 73

田野工作，甘苦共之

從董作賓的一則故事說起 81

為什麼是史語所的

「拒絕往來戶」？ 93

未知世界的冒險和鼓勵

從一個學術評鑑的故事說起 101

自由翱翔的學術天地

從周一良的故事說起 107

「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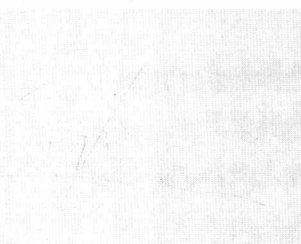
從王叔岷的故事說起 113

「白色恐怖」陰影下的中研院

從費正清說起 119

胡適和顧頡剛 125

胡適與吳晗.....	135
「戰友」	
傅斯年和吳晗的一段學術交誼.....	151
顧頡剛離開北京.....	161
附錄一	
劉廣京先生學述.....	173
附錄二	
張忠棟教授傳.....	187
徵引書目.....	210
圖片來源.....	214



中央研究院的任務

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早上九點，胡適在台北南港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結束之後，旋即召開了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突然之間，冠蓋雲集，蔣介石總統與陳誠副總統都來到了院士會議現場。於是，胡適以院長身分宣布院士會議召開之後，便邀請蔣介石講話；接下來則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來賓致詞。等到他們都講完話，又輪回胡適致詞。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裡，胡適居然會和蔣介石「抬槓」，把蔣對中研院的「期望」，結結實實地反駁了一通。胡適的這番話「火力十足」，讓人印象深刻，當時人在現場的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還只是民族學研究所的青年同仁，事隔將近半世紀，對這件事還是津津樂道：

對我來說，胡院長任內，從民國47年4月10日他就任開始，一直到民國51年2月24日他在蔡元培館開會時倒



李亦園在哈佛大學創辦人John Harvard銅像前攝。

下去過世，在三年幾個月間，有兩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對中央研究院，對我個人來說，都是很難忘的，那就是民國47年4月10日，胡院長就職典禮上發生的一件事……。這一次典禮蔣老總統特別來主持，開會地點在蔡元培紀念館。胡院長是蔣老總統費了一番精神邀請來擔任院長的，因此胡院長就職時蔣老總統特別親自來了，來了之後還講話，在他的講話中不知為什麼忽然說到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可以說與五四運動的提倡自由主義不無關係，這樣的說話對胡先生來說當然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五四運動跟他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重要的推動者。結果老總統講完之後，胡先生站起來繼續答話，他的答話讓大家臉色都凝住了，他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在當時

那麼威權的時代，他這樣講使全場的人臉色都變白了，氣氛非常緊張，老總統卻很有風度地主持完會議，只是在胡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一件事，胡院長的表現可以說確實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見：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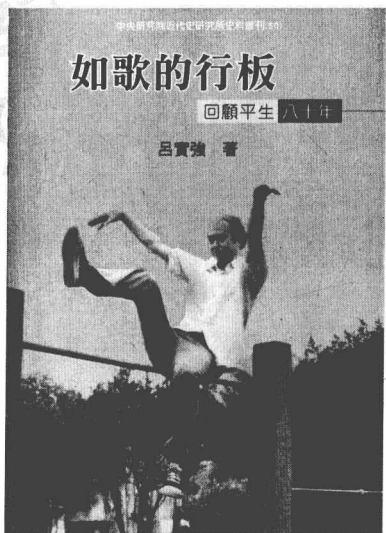
歷史學家呂實強教授，那時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當天也「恭逢盛會」，只是，他的回憶，卻不太一樣：

【胡適院長的】就職典禮在新落成的史語所考古館舉行，若干政要與學術界的領導人物都來參加，蔣中正總統與陳誠副總統亦均親臨。在蔣總統的致詞中有一段說：「我對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過只有一件事，我在這裡願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關於提倡打倒孔家店。當我年輕之時，也曾十分相信，不過隨著年紀增長，閱歷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應該被打倒，因為裡面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東西。」胡先生致答詞的時候則表示：「承總統對我如此的稱讚，我實在不敢當，在這裡仍必須謝謝總統。不過對於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總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祕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總統聽到胡院長這一段話，立即怫然變色，站起身來便要走，坐在他旁邊的陳誠，趕快拉他坐下，這樣總統方

在典禮結束時告辭離開。（見：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頁213）。

李亦園與呂實強兩位教授，都從一九五五年就入院服務，套用台灣軍隊的術語，兩人算是「同梯的」，自然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年風雨的見證者。可惜的是，兩位前輩教授的回憶，和本來的歷史場景，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依據文字紀錄，胡適就任研究院院長與第三次中研院院士會議的地點，正如呂教授的回憶，都是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樓上；不過，蔣介石總統出席的是院士會議而非胡適的院長就職典禮，呂教授的回憶，也非盡為正確（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7，頁2659、頁2661）。至於蔣介石和胡適「抬槓」的重點，與「五四運動」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蔣介石當天的談話，官方的紀錄並不完整（蔣介石，〈對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



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書影。

集》，卷27），推測言之，他應該沒有事先準備講稿。胡適的回應，基本內容則可見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還好，當時《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報紙紀錄猶在，綜合歸納起來，猶可知其雙方交鋒的大概。

就蔣介石一方言，他認為中央研究院是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就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而且，在他看來，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

蔣介石又推崇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因為：

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